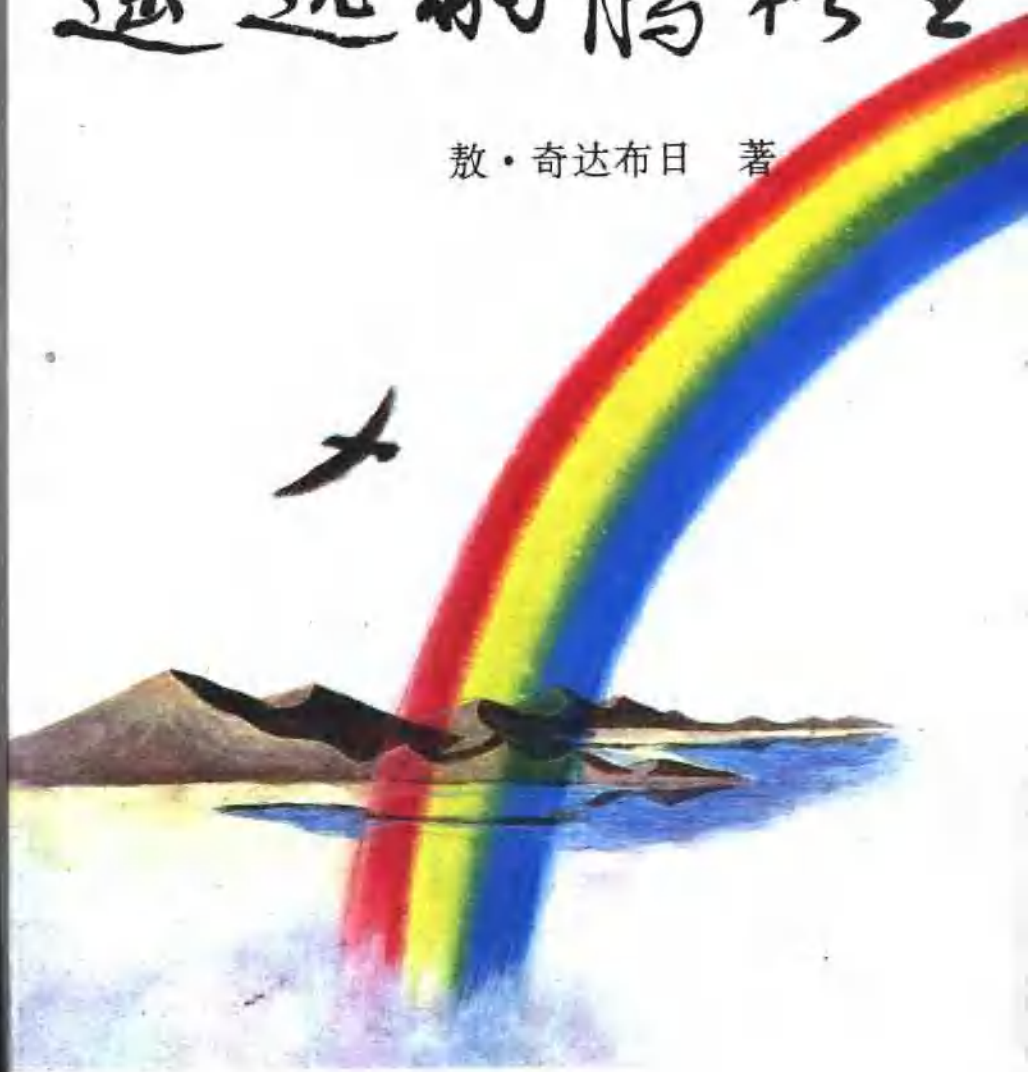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CHANG PIAN XIAO SHUO

遥远的腾格里

敖·奇达布日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 CHANG PIAN XIAO SHUO

遥远的腾格里

(蒙古族)敖·奇达布日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1995·5

(内蒙)新登字 1 号

遥远的腾格里

敖·奇达布日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00 千 插页:1

1995 年 2 月第一版 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204-02749-3/I·478 每册:11.80 元

一位科尔沁老人告诉我：从心灵里唱出来的歌，要比用嘴说出的话更为动听。

敖·奇达布日

傳戴相在行長指下

謝維才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八日

内 容 提 要

小说以茫茫的腾格里大漠地区为背景，借助描写内蒙古高原上一座寺庙生活，揭开了这一神秘世界的面纱。作品通过桑布道尔吉葛根和高娃之间不平凡而又绵长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几十年来复杂的社会变迁，并对人性、命运的探索，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画卷。

作者运用娴熟的写作手法，描绘了腾格里大漠广袤、粗犷、变幻无穷的绮丽风光和蒙古族牧人的风俗习尚、生活图景。

作品思想内容厚重深邃，故事情节十分生动，语言清新优美而富有特色，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整个作品充分体现了蒙古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不可多得的一部长篇力作。

作者小传

敖·奇达布日，又名海德才，蒙古族。1958年10月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西敖本台村。17岁离开故乡到内蒙古西部地区求学、谋生。高中毕业后在河套平原黄河边务农。1977年参加工作，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科班。先后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呼和浩特工作，曾任盟行政公署秘书、盟直属机关团委书记、党委专职委员、纪委委员、盟(市)人民银行政工办主任。曾一度借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工作，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工作。1995年5月被中国金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聘为研究员。

自幼酷爱文学，长于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1976年高中毕业时发表处女作《戈壁医生》(蒙文)。从1984年起用汉文创作，发表系列散文《大漠沉思录》，受到文学界的注意。嗣后，陆续在自治区内外报刊、电台发表诗、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近八十万字的作品，并几次获奖，其中报告文学《一个普通银行家的追求》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报告文学作品评奖一等奖。作品分别被新华出版社、群众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收入各类选集。曾编辑、主笔出版《碧原金辉》《银卫风姿》《银海颂歌》等报告文学集、人物事迹集。

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同年，加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1992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家学会。

曾先后被《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第二卷)等收录。



作者近影

461107/0201

夜晚，宁静、安谧。

残缺的下弦月悬挂在灰
朦^朦的天幕上，清幽^幽的月
光^光洒在莽^莽、苍^苍的腾格里
沙漠上，使沉寂的大漠更加
显得深邃、凄然。

巴音淖尔湖蜷曲在高大的
的沙丘间，湖面上闪烁着冰
凉^凉的清光。

一峰^峰骆驼在湖边，蒙
古包周围悠^悠、觅食。

沙原上，一对情侣默^默

作者手迹

大漠上升起的圣光

——序《遥远的腾格里》

扎拉嘎胡

敖·奇达布日的长篇小说《遥远的腾格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似在苍茫寂寥空旷无际的腾格里大沙漠上突然筑起了一座耀眼炫目的庙宇。祭坛上摆满了牛羊肉、奶食品、糕点和鲜果等供品,燃起了千盏佛灯万炷檀香。其势如漫天大火,其景如星辰闪烁。

《遥远的腾格里》的出现,犹如在大漠深处挖出了一座年久丰碑。碑上镌刻着活佛喇嘛唱不尽的悲欢,痴男怨女说不完的残景。使得碑柱既沉重又飘摇,既清冷又严峻。

奇达布日这位蒙古族儒雅之士生于科尔沁受教于科尔沁。在他而立之年先后在巴彦淖尔阿拉善等地生活和工作。蒙古人习惯于将科尔沁与茫哈、巴彦淖尔阿拉善与腾格里大沙漠联系起来等同看待。奇达布日在他弥足珍贵的年华经历了内蒙古东部茫哈和西部大沙漠。这两处沙漠尽管地理位置不同,但沙漠之豪气,沙漠之残酷,沙漠之宽宏,沙漠之吝啬总是相同的。大沙漠浸透着历史和现实的苦难和欢乐、混浊与清丽、向往和迷乱、追求与停顿、新生和死亡。奇达布日从茫哈腹地怀着火热

心情来到大沙漠后，以他年轻生命所闪现的才华光艳，谱写出沙漠一隅的社会生态和个体生命体验。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把真实看得很重，看做是作品的灵魂。真实在《遥远的腾格里》中不再是抽象物，而是切切实实的存在。这自然是作者从生活中感悟到的，也是他在生活中体验过的。真的前提是实，以实显真，使真变得更为鲜活。这是他这部作品的叙事主要手段，又是作品的主要支撑点。书中穆吉朗寺的地理空间，穆吉朗寺在牧民心目中的地位，围绕着穆吉朗寺发生的事件和不同人物不同命运的种种遭际，完全是生活本真的实际体现，从想象大门走出来回到存在世界中进行审视。在此意义上，作者所创造的生存境况和精神困惑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这是因为作家对客观存在的忠实记录，又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体验。

在《遥远的腾格里》中，作者既注重审美效应上的原本特色的朴素自然，同时也不放弃典型、概括的艺术准则。如果说有放弃，那只是放弃了好人一切均好，坏人一切均坏，红便红到底，白便白到头的简单化的表现手法。作者在作品中创造的是典型性格的典型处境，即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存在和人物的现实处境的典型化。这是通过细节的功能来突出表现的。细节在作品中不仅具有事实性的丰富含义，而且使这种真实性具有了典型概括的意义。作者全然明白，只有创造出真实的典型的存在环境，才能创造真实可信的人物。如作品中的桑布道尔吉葛根（活佛），他在寺庙大殿堂里俨然是位四大皆空的葛根，而他回到禅房，脱掉佛门袈裟、孤独的对墙壁，或离庙来到庙南沙漠，与牧羊女高娃幽会，立刻又变为充满七情六欲的凡人。前者将他推上伪圣的宝座，既欺骗那些虔诚的佛教徒也欺骗他自

己；后者迫使他回到常人的行列，使他成为真正的人。桑布道尔吉这个形象是以正反、美丑、善恶和真伪相对立而又相统一组合而成，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说清这一复杂形象的完整性。书中的扎木苏经师、朝格登大喇嘛、侍僧尼玛、沙漠之女高娃等人物形象也都是多重性格的突现，决非单一性格的重复。这部书的数十名人物各具自己的性格特点和生活轨迹。他们在大漠深处的生存方式和心理行为，既是环境的派生又受环境的制约，不论他们与环境共命运还是相抗争，都离不开人与环境的具体境遇，而这具体境遇左右着他们的进退。《遥远的腾格里》通过众多人物表现出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表现出他们的社会生存状态和个体生命的艰难曲折与苦斗拼搏。作家是以宗教礼仪、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的描写，创造了“典型状态”和“典型意象”，实现了生命律动和生命形式的典型概括。也就是使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社会存在状态典型化，从而获得了强烈的真实感和较佳的审美价值。

沙漠中的蒙古人对佛教的虔诚，对葛根活佛和高僧（职位较高的喇嘛）的仰慕，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者对此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了解，并以犀利笔触加以反映后，增加了作品的几许明丽和内在的坚挺力度。如桑布道尔吉父母与众信徒一道叩拜桑布道尔吉活佛，善男信女纷纷向庙宇司库奉献仅存的钱财实物等。

在《遥远的腾格里》中，融进了作家的思想情感和哲理思考，从绵密细腻的描述中，不断地透出浓淡相宜的凄婉情绪和悲苦格调，但在彻底觉悟中推进大背景里加以表现后，呈现的却是深层意义上的宏伟气势。这是作者对蒙古族宗教信仰总体理解中的大朦胧气氛中的一道豪光。这里埋藏着作者的无尽哀

愁和同情的热泪。在这些浓重的现实感中也十分清晰地流露出表达上的不足和缺陷。

奇达布日非常珍惜个人的领会和直感，他用他个人领会与直感，大量地向《遥远的腾格里》倾注。这样的结果，人们或许对《遥远的腾格里》看做是纪实性作品，但它不是，完全不是。正因为不是纪实性作品而象纪实，这就显得意义更为非凡。读罢作品，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作者创作这部作品，是对飘逸在蒙古人民中间迷漾的信仰之雾不吐不快出发的，也是他创作这部作品主要驱动力。我读这部作品，拂面而来的是本真状态和未曾加工的璞玉般的场面、景致和情怀。可以说这是内蒙古文坛乃至全国文坛中的一部独特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奇达布日过多地侧重了心灵的召唤，这样也就给他这部作品笼罩了某种程度的局限性。

奇达布日来自广袤无垠的腾格里大沙漠，那沙漠风骨和沙漠气质沁入他的内心世界，形成文字后使人振奋使人沉思。他讲述出来的故事别人还没有讲过，是他第一个讲出来的，是原始大漠与神秘寺庙自然契合的故事。他把抒情插入叙事中，这使他的故事更加灵动活泼。他讲得很出色，颇为动人。

1995年4月25日 呼和浩特

世上是否有神？若追踪其根迹，或叛逆其旨意，
同样要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跋涉……

——作者

第 一 章

这是一个干旱的夏天。

从春天到整个夏天，大恩大德的苍天却未给腾格里大漠降下一滴雨水。碧蓝碧蓝的天空，依旧晴朗如洗，没有一丝吉祥的云朵。火轮般的骄阳，直直地照射在广袤的大漠上，千里沙涛滚动起热浪，蒸腾着灼人的气流。干燥而强劲的西北风，把沙窝里仅有的湿气都吸干了、卷走了。刚刚长出嫩叶的牧草被烤黄了、枯萎了。骆驼背上那挺立的双峰倒下去了。牧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浩瀚的腾格里大漠，茫茫无垠，连绵起伏的沙丘一直延伸到天际。金黄色的沙漠与强烈的阳光组成了单一色的世界。一只秃鹰从天边飞来，掠过沙头，缓缓地盘旋了一会儿，好象难以忍受滚烫的沙漠上升腾的燥热，又扑动翅膀高高飞去，飞向遥远……

明净的查干淖尔湖失去了昔日的魅力，萎缩在大漠深处，似乎衰老了许多。湖边干涸的碱滩上生长着稀稀疏疏的芦草。一群瘦弱的山羊不顾烈日的炎热，散跑在湖边，低着头竭力寻觅着嫩绿的草尖。十多峰到了盛夏还未脱毛的乏骆驼站在湖边沙丘上，望着枯黄的牧草，很不情愿地昂起头，好象企盼着什么？

湖畔破旧的蒙古包顶上冒着缕缕炊烟，淡蓝色的烟霭，渐渐消失在空旷的天空中。

蒙古包内。年轻美貌的少妇南斯勒玛挺着有孕十月的重身子，很利落地熬好奶茶后，顾不得擦一把满脸汗水，一手提着盛满奶茶的铜壶，用另一只手拿起家里仅有的几个榆木碗，匆匆忙忙地走出蒙古包，很费力气地爬上包后面的沙梁，朝着前边人群聚集的地方走去。

查干淖尔湖边高大的沙丘上云集了许多牧民。他们请来穆吉朗寺的朝格登大喇嘛，举行蒙古族传统的“祭敖包”^①仪式，求雨消灾。

沙丘上堆起了一个高大的敖包。牧人们半个月前从百里远的古河道里拣起一颗颗鹅蛋大的卵石，用骆驼驮来，在沙丘上堆起这一人多高的敖包。敖包中央立起天马佛幡，周围插上芦草、红柳，草杆树枝上又挂满了红、黄、青、蓝各式各样的布条，把敖包装饰起来。敖包前蒙古包大小的地方层层摆上各户牧民上供的奶食品、点心等供品。供桌上摆放着一只煮好的整羊，还有一条青色的哈达和一碗奶酒。

朝格登大喇嘛在敖包前设起经坛，领着几个徒弟盘腿坐在禅垫上，双手合一、立在胸前念着经。

牧人们跪倒在敖包下面，个个嘴里念念有词，祈求苍天给大漠降下一场甘霖。

南斯勒玛怀着无限的虔诚，轻手轻脚地走到敖包下面的经坛前。她慢慢弯下腰来跪坐在沙地上，把铜壶里的奶茶倒进榆

① 敖包：蒙古语，意为土堆。祭敖包，是一种宗教仪式，每遇天灾，在湖边、或山上、或高大的丘陵、沙头上祭敖包，以消灾降祸。

木碗里，又双手捧起盛满奶茶的木碗，恭恭敬敬地献给正在摇晃着脑袋念经的朝格登大喇嘛。朝格登睁开半闭的佛眼，伸手接过茶碗，可他那似乎有些惊讶而慈祥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南斯勒玛那隆起的腹部上。南斯勒玛羞得马上低下头，慌忙地转向其他喇嘛敬茶。

朝格登大喇嘛喝了几口奶茶后便放下茶碗，又念了一会儿经，慢慢从禅垫上站起来，走近供桌前，重新点燃三炷香后又跪下来，嘴里念起经来。他大概念了一偈经，站起来、转过身，向跪在敖包下面的牧人们大声宣布：

“扎！托宝日罕腾格里^①的福，念你们积善积德，近日在腾格里大漠降生一位圣人，圣人带来宝日罕腾格里赐给大漠牧人的礼物——一场喜雨！”

顿时，牧人们欢腾了！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他们都沉浸在将要受到菩萨莫大恩惠的欢乐之中。

这时，南斯勒玛隐隐感觉腹内的胎儿蠕动了几下，顿觉得腹内有些痛疼。可她压根就没有想到她腹内即将出世的孩子便是朝格登大喇嘛所说的圣人！

一年前圆寂的穆吉朗寺第六世葛根^②留下遗嘱：他的转世灵童将一年后在湖边出世，是头胎婴儿，并写下了出生的时辰及方位。依照已故葛根的遗嘱和喇嘛教的教规，穆吉朗寺的喇嘛开始四处寻访他们的新主人将要降生的印迹。腾格里大漠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到底在哪个湖边呢？喇嘛们千辛万苦地暗中查访，最后查明在已故葛根所指方位内的湖边驻牧的牧人中

① 宝日罕腾格里，蒙古语，意为苍天或众佛圣地。腾格里，意为苍天。

② 葛根，系黄教教职，即活佛，是指喇嘛教的活佛体系中教职较低的活佛，一般主持管理本寺或一个旗范围内寺庙、宗教事务的活佛。